

戎馬風塵

謝允中 著

5

MA

FENG CHEN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家軍光榮傳
統步歲

楊秀山





作者近影

作者简介

谢允中1919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，1937年9月参军。中共党员，在部队历任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、师、军级领导工作。197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，曾任国家计委委员，民航政委等，1982年离休，现在国家计委咨询小组工作，（副部级）。1986年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一部，即《吕梁武工队》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逼走杀虎口.....	(1)
第二章	踏上征途.....	(13)
第三章	向往延安.....	(29)
第四章	到敌人后方去.....	(41)
第五章	开辟敌占区.....	(50)
第六章	把敌人挤出去.....	(76)
第七章	敌人投降了.....	(97)
第八章	解放大西北.....	(109)
第九章	进军新疆.....	(131)
第十章	红旗插上珠峰.....	(157)
后 记		(173)

第一章 逼走杀虎口

一

秀丽雄伟的五台山，高耸入云，北台顶上，白雪皑皑，终年不化。五台山的北麓，一直向北延伸到滹沱河的南岸。山坡上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岗村。这儿有百多户人家，多半是逃避灾荒到这里来的。

村子的中央，有个十字路口。在这十字街的西北角，有一座不大的关帝庙，因年久失修，墙皮已开始脱落，临街的南面，有一座大戏台。戏楼东边的山门顶头上边，有一层楼阁，中间悬挂着一只铸着“声闻远达”四个大字的铜钟。村人议事或是发生什么情况，就鸣钟聚众。大山门上镶有一对乌黑的铜虎头，口衔铜环，两扇朱红色但早已褪色的门板上，贴着一副对联：“门临南岳连峰秀”、“殿靠沱水万里流”。大山门两边的墙壁上，挂着许多白底黑字的牌子，写着，“岗村村公所”、“岗村国民小学校”，“主张公道团”，还有什么“税务所”“息讼会”“禁止缠足会”“佛教会”……

村长村副们议事，村警乡丁们传人，“防共保安团”集会，往往都在这里活动。穷人只有供西配殿的菩萨娘娘时才

来这里烧香。他们常去的地方倒是山神土地庙。山神土地庙就在十字街北口的西侧，很小很破的庙，只有单独的一间房宇，内有泥塑神像，外有铺面门板，这里常常是讨吃要饭人来往的“客店”。店檐下挂着“拴狼锁虎”的横匾。门前东侧，有一蹲家犬大小的石雕狮子。石狮的头，已被孩子们骑坐玩耍磨得发光。到了晚上，人们从田间收工回来，吃罢晚饭，总喜欢聚在这里，说东道西。故事发生在1936年夏季的一天。

这天傍晚，村里有人照例到土地庙来聊天。

“吃紧啦！”村里年逾古稀的石头爷向两旁石阶上蹲着抽烟的二三人，看了一下说：“听说共产党红军打过黄河这边来啦！快要打到太原了！县里查共产党可查得凶哩，这些天，每天都枪毙人呢。”

“听说还要防备什么‘赤化’。杨家的老三今天进城去，被他们关在大庙里，学了半天的歌，唱啥‘共党残忍杀人如割草’，直到会唱了，才放出来。说是今后不会唱的人，都要受罚。”

老人的语音有点战栗，向一少年，很关心地问道：“孩子，你爹出口外^①一年多了，有音讯吗？这个年头，兵荒马乱，他可不要跑到关外^②东三省去呀！那里被东洋鬼子霸占了，连中国话也不准说了。想想看，跑到哪里也没有咱穷人的活路。”

“不知怎的，没有信息，听说他在绥远^③的乡下，帮人

① 长城的杀虎口以外。

② 山海关以外。

③ 现呼和浩特。

家种地。俺爹不走，可是不行，还不起郭家的债，还不得再坐牢房？！”少年人的内心忧愤参半，再没有说什么，只把头抬起来，望着天空中一丝月光。

人人心头都罩了一层愁云，看看天不早了便闷闷地各自回家去了。

岗村的东头，打谷场在一个高台地上。靠北的一面，是用石头砌起来的一道堤坝。堤坝的上边，有一棵枯了的榆树。这棵老榆树下，居住着一片人家，大多数是泥土小房，也有几家破烂的，长满瓦松的祖辈传下来的瓦房。

有一户姓梁的人家，住在一处破烂狭窄的院子里，有两间能住人的东房是祖辈留下来的。这房子年久失修，很不牢靠，房梁用一根圆木顶起，以防它垮了下来。墙壁和屋顶，裂痕很多，每年都要用泥巴好好糊上一次，以防漏雨。

这是一个六口之家。梁大伯逃避外债，被迫离家，走向遥远的内蒙。大女儿翠英前几年已经出嫁了，总算有个糊口的地方。还有四口人在家：梁大娘，大儿子兴望20岁，二儿子兴平16岁，三儿子兴红七岁。四张嘴，种着十亩旱沙地，平常年成，每亩产粮50来斤，十亩地的产量，总共折合500斤左右，“野菜半年粮”，已成定局。如遇灾荒年，颗粒无收，那就“家无隔夜粮”了。

这家人的劳力，原是不错的。梁大伯是个精通庄稼活，年过半百的老农民。村中的大人和孩子都知道他是个干农活的老把式^①，在什么农田种什么籽种，该下多少种籽，他无不精通。但是，终年勤劳还是不得温饱。

^① 把式是行家的意思。

岗村西头，地主郭作友，绰号“骨榨油”。有个儿子在晋军^①当营长，派护兵给他家送一个大乌龟，乡下有的人也看到了。从此，“骨榨油”又称“王八蛋”这都是村人在背地里对他的“尊称”。至于当面的称呼，还是郭老太爷。他家专门放高利贷。一块大洋，月利五分，驴打滚，阎王债，不到两年翻一番，利上加利，祖祖辈辈，子孙后代，叫你永远还不清。

梁大伯的母亲病故那年，借了郭家白大洋50元。中人也有一石头爷。空口无凭，立约为证，契约纸上写得明白：“……到期不还，以火石山七亩地作抵押。”从此，年年还不起，连利钱也还不清了。连本带利，也说不清究竟欠他多少了。每到年终，逼债甚紧，只有躲着，别无他法。“跑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”狗腿子逼债，窜到家里，对着梁大娘骂来骂去。

前年的冬天，因为还不起债，梁大伯被城里来的警察传去，关了一个多月的牢房，挤不出一点油水，也就把人放回。

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梁大伯和村中一个贫苦农民杨大叔，悄悄地离开了村庄，一道去口外了。

① 阎锡山军阀部队的总称。

一晃过了几年。

腊月二十三那天，——就是乡下人说的，灶神爷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那天的夜晚，梁大伯突然回来了。一看他的脸面和身上的穿着，就知道他这一年多，跑在外面是很艰难的。他的脸色蜡黄，皱纹增多，身子消瘦，愁眉不展，老眼昏花。他头戴破羊皮风帽，身穿黑色旧棉袄，蓝色旧棉裤，裤脚扎两条黑色小带子，足穿一双鞋底打钉，鞋面有破洞的双鼻梁黑色山鞋。背着一个用旧白布包着的小包裹。悄悄地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走进家门，满身风尘。

“啊！他爹回来了！”梁大娘惊喜交加，不由地落下泪来。摸索着点着了那盏麻油灯。

“孩子们呢？兴望的病好些么？”大伯问。

“兴望的病好是好了些，可是还是半个人呀！”大娘接着说，“他也到庙上听村人练乐器去了。兴平在学校读夜书，睡在校里。三娃刚才出去，今几个是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哩，说是找他六叔的孩子应娃，要从磨眼里听听：有没有灶王爷上天的马铃声？”

“这可好了，全家人都盼望你回来！”

梁大娘赶忙出去把兴红喊回来。兴红一见他爹，就扑到怀里叫道：“爹，您回来啦！”幼小的心灵悲伤起来，再没有说什么。

大伯抚摸着孩子的头说：“你又长高了。”大娘说：

“快去叫大哥、二哥回来。”大伯补上一句：“对外面别说

我回来啦。”

梁大娘又赶紧烧水做饭。不多一会儿，兴望、兴平都回来了，他弟兄见了久别的、时刻挂念着的老父亲，问过好，激动万分，要说心里话，真是一言难尽，只是望着他爹那憔悴而又慈祥的面容。

夜已深了，全家人团坐在那盏麻油灯下，灯光如豆，惨淡、凄凉。梁大伯长叹一声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压低声音，抖抖颤颤地说道：

“明天晚上我就得走！平儿也跟我走！祖祖辈辈居住的这个岗村，咱家是住不成了，剩下你们三个先苦熬一下吧，等到我们找到出路的时候，再来接你们吧。这年头糊口要紧，平儿出去说不定能找到一个职业，当个什么学徒，总比在村里好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阎王债也还不清。

“我这次回来，看看你们，主要是想把兴平带走。明日夜里就走，因为我不能露面，要是村里的那些坏人知道了，还不知道要出什么危险，想走也走不脱。

“谁说口外是养穷人的地方？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地主老财都是黑心肠。绥远那么大的地方，这个旗那个旗^①，我也跑了不少地方，给人家干上几天庄稼活，吃饱肚子就是了，工钱嘛，一天一角；干够十天给你一块白大洋，不够十天，一个铜子儿也不给。害了病就倒霉。那里的狗叫‘恼害’，又大又凶。死在路上的人，狼吃狗啃有谁管？！”

“福同他爹，他杨大叔跑到大青山里去了，又走远了，他听说那里工钱高，一天两角，非去不可，我们再没见面，

^① 即村落。

也不知他的下落了，可怜哟！”

“我也倒霉！叫孙殿英的土匪军队抓住，当了几天的伙夫。不上名册，不发衣服，也不发饷，只教给他们担水劈柴，烧火做饭。我睡在灶火口取暖，常常受他们的拳打脚踢。他们丢下不要的破布烂衫，我捡起来，把它洗干净，一块块缝起来，缝补衣裳，还有用处。我实在受不了那种罪，想跑又跑不脱。幸好，腊月初三的那天夜里，他们吹哨子集合，正要开差。我就瞅个空子，偷跑出来了。天哪！人不该死，总算得救。”

“这次出去我的主意打好了，那个地方也熟了，先打短工，挣几个钱，再挑个杂货担子，做个小生意有来头，你们放心吧，也许碰上好运气！运气好了，下次回来搬家。还是那句话‘人挪活，树挪死’，苍天不负苦心人，你们不要犯愁。”

全家听了梁大伯的一席话，默默无声，大家明白，走口外是“逼上梁山”。第二天就赶紧做起程准备。为了保密起见，兴平次日还是到小学上学去，夜晚仍旧住在学校里读夜书。全家决定：在第二天鸡叫以前，父子二人离开岗村。

兴平渴望能多念几天书，自从十二岁以后顶一个全劳动力起，就只有冬季才能挤出空来读书。其它时间，他往往路过校门——也就是那座关帝庙的大山门，只能听听里边的读书声，心中非常羡慕，脚下却又不能停步，就走了过去。这时候正是冬季，往常正是他读书用功的时候。但是现在他正心烦意乱，他要走了。

翌日黎明，兴平又照常到校，山门未开，越墙而入。读

夜书的同学六、七人，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。十五岁的福同，也是一个住校夜读的学生，他见兴平进来就问道：“昨晚你没来？”兴平答道：“家里有点事。”

这天兴平的心情，久久不能平静，他有满腹心事，又敢对谁说？他想起福同和他可怜的母亲和他那不知音讯的父亲——杨大叔，一阵心酸，就悄悄地对福同说道：

“我也快要去口外了。听说红军又回黄河以西去了。咱们也没法去找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低声说：“我爹回来领我来啦，你可对谁也不能说呀！明天你替我向李老师请个病假。”

“啊！原来是这样。我也想跟大伯走，就是俺娘一人留下不行。好吧，明天你就走么？你先走，我送你。”福同紧接着说：“兴平哥，你可一定要记住打听俺爹的下落呀。大伯知道吗？”

“唉！那是一定的；俺爹说，他俩被迫各奔东西，已经失散半年了，也没打听到你爹的一点消息。”兴平抬头望了一眼福同愁苦的容颜又说：“你可千万别送我了。”

这天夜间，朔风怒号，寒气逼人，阴云密布，漆黑一片。“定夜”的钟声响过之后，读夜书的几个孩子都已入睡。兴平和福同他俩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，被薄衣单，缩成一团。

三

岗村中间的山神土地庙旁，有一条向北的大道。那只磨

光头顶的石雕狮子，就是向北大道的起点。雄鸡未鸣，天将破晓。街上没有行人，远方有犬吠声。天还黑，看不见人的面容。从村的东头，慢慢地走来大小五人，到了石狮子街口。

梁大伯忽然坚定地说：“别送啦，你们回去吧！”

只听得——呜呜咽咽，都在低声哭泣，一家人伤心极了。

“娘、哥哥、弟弟，你们回去吧！到了那里我们就来信。”兴平哽咽着说，“哥哥扶娘回去吧！”

“二哥呀！你走啦，明儿谁领我上学呀！”弟弟又哭了起来。

大小三人眼巴巴地望着老少二人的黑影——越走越远了。

老少二人频频回头，恋恋不舍，直到走出村口，隐没在树丛里。

梁兴平和他爹，心事重重，不言不语，放开脚步，向着北方走去。他们走了一个小时，天也亮了，已经来到完全结了冰的河边。踏冰渡过，又开始爬坡。天有不测风云，飘飘雪花，由小变大。父子二人，沿着崎岖小路，向奶头山的鞍部攀登。鞍部两端，有两座山峰，恰似女人的两个奶头。天气虽然寒冷，但是他们这时已经汗流浹背。及至登上山顶，他们就坐下来休息。回头向南遥望，啊！已经是银白的世界了。山峦起伏，丛林绵延，都裹上银装。结冰的河流，仿佛是一条白色的带子，曲曲弯弯，看不到尽头。

“爹，咱村怎么一点也看不见呢？”兴平无心欣赏大自

然的景色。

“走得远了，你往北面看吧。”他爹为了岔开儿子的想家念头，就说起古来，“这条岭也叫铁甲岭，是宋朝杨六郎把守过的关口。你看前面不是有几处古城堡的断墙吗？”他又用手指着说，“据传说，那点孟良城，那点焦赞寨，那个高台是杨六郎的点将台，这里是古代宋朝年间，杨家将和北地辽人打过仗的地方。”梁大伯停了一下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今天是头一天，少走一点，不过才50里，少就少走些吧，这也是你头一次走远路。”

父与子站起身来，兴平背起那卷不大的行李，还是向着正北方一直不停地走着，越走越累，越累越饿。大伯替换着背起那卷行李。兴平从衣袋里抓出一把他娘给他装的炒熟的蚕豆来，递给他爹一些，他们边走边吃，他爹说：“豆子可以连皮吃，多顶几口干粮。”

小石口是一道山谷的出口处，再往前走就是雁北平原。傍晚，父子二人来到这里，这里没有下雪，晚霞照红了西半天。这里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，用白石灰写着：“留人小店”四个大字。土墙豁口内有两间破旧的土平房。房门开了，出来一个四十年纪的男店主人问道：

“住店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请进。”

屋里一条大炕上，已经住下七八个客人了。炕头下是做饭的锅台，一口大锅上放着蒸笼，冒着白色的热气。店主人的妻子，三十年纪，头上顶着一块黑纱巾，坐在灶口旁边

——大饼似的草垫上，不言不语，只顾“呼哒——呼哒”拉着风匣。红色的火焰，随着风匣的节奏，忽长忽短地从灶口冒出。

父与子吃过晚饭，吃得是燕麦面窝窝、山药蛋，外加两个铜板的烂腌菜。第二天父子二人继续登程。

老少二人，晓行夜宿，日行六七十里，途经应县、左云、右云，走了四五天，到达万里长城的一个关口——杀虎口。

庄严雄伟的万里长城，横贯东西，越过崇山峻岭，蜿蜒而去，看不到头。大块古砖砌成的高大城门顶头墙上刻着：

“杀虎口”三个大字，城门楼已经残缺不全，只有几根梁架裸露在上面。城门两旁设有关卡、税卡，行人都得被检查。还有一座小小的寺庙，庙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和尚。

父子二人，来到这里时，天已傍晚，就在这里找一小店，住下来以后，他们便去朝拜那座小庙。梁大伯进庙拜佛求菩萨保佑，他向菩萨叩首之后，向供桌上放下一个铜板。梁兴平随父进庙，只为参观而已。白发老僧日久没有剃头，头发胡子都有寸把长了。这位老僧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父子，开口问道：

“客人，是出口外？”

“是的，你老人家好吧！”大伯说。

“唉！这个口，正如虎口，穷人出口外，如同虎口谋生。古代荒年，曾有僧人在这里做过试验：逃荒出口者，每过一人，就在斗里放一粒黑豆，结果，一天放满一斗。这个口，一出去就叫作出了口外，但愿你们一路平安，菩萨保佑

你们！”好心的老和尚说了一席感慨之言。

翌日拂晓，父子登程。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。经过关卡官员的检查——“走”，父子二人一听，急忙跨步出关，极目遥望：啊！大地茫茫，积雪没脚。沿着早行人的足迹走吧。长途跋涉，路程艰难。就这样忍受着饥寒交迫之苦，又跋涉四天。在一个太阳刚落西山的傍晚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绥远的归化城，已经是大年初三了。

第二章 踏上征途

一

梁兴平和他爹，长途跋涉来到归绥。这天日落西山的时候，他们走进归化城里。北方的冬天，异常寒冷。父子二人，风尘仆仆，饥寒难耐，急于寻找一个食宿之处。转到城西见一处挂有“留人小店”的招牌，便走了进去。

“住店么？”四十多岁的男店主迎上来问。

一听口音，便知是同乡人。异地遇乡亲，十分亲切。店家热情地招呼道：“我叫辛大德，咱们是老乡，以后有事就讲，别客气。”随即领他们到一间矮小的土房里，指着一条人已挤得满登登的大炕说：“你俩就睡这里吧。”

寒夜，父子二人忍着腹中饥饿，打着颠倒挤睡在散发着汗味和烟味的人堆里，耳听一片疲惫不堪的鼾声。梁大伯给儿子说：“兴平，咱刚来这搭，人生地不熟，事事要小心。咱光找个事情干，好赖先有口饭吃，往后就好说了。”兴平“嗯”了一声。

梁大伯按着店家的指点，次日一早就进城去打听，想为儿子找个职业，但是没有门路。就这么过了十多天，还是没有着落，父子二人的盘缠却差不多完了，店钱都成了问题，